

枣花最是思乡物

石广田

枣花开得迟。当很多花儿都争相闹春的时候，枣树的枝头还是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生机。那些花儿都累了，走人春天的深处之后，枣花才默默地绽放。

枣花很小，淡淡的黄绿色，小米粒儿一样。也许是没有艳丽的色彩，它们的绽放似乎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根深树大，数不清的枣花聚在一起，香气就浓郁起来了，甜甜的味道随风飘散在村庄的角落。蜜蜂冲着花香而来，不在乎枣花的长相，在枝头“嗡嗡”地忙碌，采集“枣花蜜”。家乡的花蜜有正儿八经名字的，只有“枣花蜜”和“槐花蜜”，其他被一律叫作“杂花蜜”。人们爱穿“枣花蜜”，奉为至品，自有他们的道理吧。

枣花落下去的样子，不像杏花、桃花那样飘飘扬扬。如果杏花、桃花落下去的姿态像雪，枣花就像雨、像霰——沉重。枣花从枝头坠落的时候，直直地冲向地面，少有随风飘扬的。如果风大，这场霰一般的坠落，似乎就有几分悲壮：不一会儿，枣树下面的地上，就会铺满厚厚一层，让人不忍路步。苏轼在一首词中说，“簌簌衣巾落枣花”，这个“簌簌”用得真形象，也很生动。当初他从树下经过，一定起了风，下起了枣花霰，枣花才引起他的注意，幸运地被写进了诗篇。

枣花要落的时候，正是收麦的大忙时节。儿时，每次拎着篮子去地里拾麦穗，从枣树下经过都要等上一会儿，听听枣花儿落下去的声响。等不及了，对着枣树抬脚踹几下，一阵密集的枣花就会从天而降，砸在头发上，砸在衣服上，砸在脚下的浮土上，密密麻麻。我很佩服枣花的勇气，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毫不留恋枝头，决然而去颇有几分英雄气概。

母亲会面粉和红枣，做成一种也叫作“枣花”的稀罕物。发好的面，被揉成长条，盘成“如意结”的形状，再在“如意结”的结点和结环上，分别嵌入一粒红枣，放到笼屉里蒸熟。紫红色的枣子映着雪白的面粉，晶莹放光，惹人喜爱。“枣花”谐音“早发”，寓意非常明确。春节祭祖有它，去姥姥家走亲戚有它，姐姐出嫁的嫁妆里也有它，谁不希望“早发”呢！

我觉得“枣花”叫作“面花”才更确切：每块“枣花”上的枣子并不多，只有几粒，是用来做点缀的。村里人一说起枣花，大多时候并不是指枣树的花，而是用面粉和枣做成的“枣花”。“枣花”实际上就是一种变形的馒头，为了好吃，母亲会在发面里加入一些白糖，吃起来比馒头甜多了。朴拙的“枣花”，应该是村子里土生土长的糕点吧。

能吃上一块“枣花”，就是沾上了喜气儿。村里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新娘嫁妆里的“枣花”最是抢手。“小枣花”被最先抢到的人独自揣到了怀里，大如脸盆的那一块，被掰成许多小块儿，分给在场的人吃。人们喜气洋洋，面儿贴在嘴角也来不及擦，都感觉比吃块儿喜糖，抽根喜烟还多。

“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灌壶酒；三十儿，贴花门儿……”在腊月的声声童谣里，我仿佛又闻到了母亲刚蒸出笼的“枣花”的味道。那里面，还有一股春天的枣花甜甜的香气。真想像苏轼一样，再一次穿行在故乡春天的枣树下，穿行在故乡的腊月里，听一听枣花坠落的声音，尝一尝“枣花”的甜蜜。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枣花，开在暮春里，也在在腊月和新年里，这小小的花，平凡的花，却最让人思乡。

一碗粥的清香，氤氲一座城。岁月是世上唯一一个与任何物体都擦肩又凝眸的圣贤，生与死都是它必经的渡口；它阅人无数，阅季节无数，阅冬天的雪无数。雪悠悠的，飘然而至，每一枚都清冽得像佛的手，点拨着人世的烟俗之事，点化着尘凡间的尊卑之称。鸟鸣在那样的一种雪景下，也得到了仙气，叫起来是那么的灵气又清脆，如天籁，一粒一粒地，能穿透所有人的心灵。冰是雪水凝结起来的灵魂，有的挂在屋檐下，有的驻足于地槽里或护城河面上。从雪到冰，是一次彻底的皈依。雪融化的一瞬间，一扭身，便汇通了天地的道场。雪在化解自己的美丽，并将绽放的花朵变成水时，让济世的风骨在寒和冷中成型，定格，成冰凌，是对自身品格的一种经营。生活是那么的极致，时间让雪花的灿烂美得一错再错，也无怨无悔。殉葬的雪朵开合自如，赴生赴死自有度，今生来世，一串佛号，便是剃度。人在雪舞的天地间，读烟火江湖，读时空的情结，读每一个数九寒天的悠悠文化，享受着人生苦辣酸甜滋润的生活。一场相逢，让雪花在种满了翅膀的窗台上摇曳生姿，从此，雪花融为水，不再讲沧桑，不再说无语。雪中徘徊千年的坚守，使人望雪生情。轻踏每一寸已然经过的生活疼痛，跟着雪飞的天象，穿越地老，穿越天荒。至冬季，情暖了心，人就良善，人就有了抱团取暖的心仪，就有了牵手的冲动，人情醇厚，相互照应，民间的所有情愫都体现出殷殷的关怀，一个民族的情感品格在雪飞风寒的冬天温暖了千家万户的相牵相挂和相念。没有雪飘的冬季，枯燥乏味，人在这样的天象里找不回往日生活的诗意向往。俗事里太多的风花和雪月怎么也走不出沧海和桑田的凄苦，人围在一座城里，或是困鸟，或是优兽。干枯寡淡的冷风少了雪花的陪伴，像孤寡浪人，顺着街巷无心地带游，踩碎了朝朝暮暮浑浑噩噩的升起与落下。一双高跟鞋咣咣地从街头响过，接着对挽着胳膊的未婚夫嗲声嗲气地说，怎么这天像是要下雪的样子啊！老天开恩，千万别下，等我们结婚再好下吧……垃圾箱前拾荒的老人和孩子抬起冻得鼻子发红的花猫一样的脸，看看头上被雾霾笼罩的天，小孩子问老人，奶奶，要是下雪了，咱们就到那边天桥下睡去。老人答非所问地道，庄稼要饱面，九九雪不断，雪下得越大越好哇！对，现在就下！小孩子于是仰起了小脸喊。可是，在期盼的眼神里怎么也望不到那被雾霾阻隔在高远之处一片载雪的云。雪花忘了归途，拾荒老人和孩子的目光瘦弱地飘拂在一座城池肥美的欲念里，那么的清瘦，那么的微不足道……寒风起处，雾霾悄悄隐退，雪在隔空相望。兴许，今夜会有一场大雪默默地捂住这个冬季……

散文

打开雪的记忆

林仑

今年是个早冬季，冬至都过了，还没见雪的影子。一座座高楼整日苦撑在雾霾里，灰蒙蒙的天，让楼宇一直怀念自己曾经低矮时的年华。那会儿，虽然大都是棚屋小阁，但蓝天白云时常载动着幸福的翅膀，飞向遥远的地方。那里有着天使般的祥和境地，有着超出尘烟的纯粹精灵，人间万般美好的物事都在那里引渡着众生，赏时光的景，忆季节的情。那时的冬季，整个天地都是腾给雪的。漫天飘飞的雪花，像群蝶，舞动起美妙的思想，从空中袅娜而下，那翩跹的姿势，柔媚了西来的风，北往的气。琼枝玉花般的树，顶着晶莹的春梦，在路过孩子们的踢腾下，喇喇地落人一头的惊喜……童话一样的雪天，到了夜里，月亮一旦升起，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玲珑剔透的水晶世界，月光很平实，吻着房上树上路上的银白，吻得人的心纯净得能听得到雪在向死而生的祷告。或许，明天或是后天，一场暖风吹来，携带着远古的信息，雪的一个转身，就望见了自己轮回的世道。一次涅槃，足以使雪花望天是天，望地是地，望人间烟火是凡尘的又一次脱胎换骨的潇洒过往。憧憬在雪窝里迅速萌芽分娩，俗间的所有心动，都在享受着冬季这个美好的孕育时光。无论是雪飘的间歇，还是雪融的刹那，每一絮的光阴都在尽数着雪的来世与水的良缘，总也数不完，却还要持续地数下去。时间以一粒米的姿态，在雪舞的季节里熬成一碗粥的清香，氤氲一座城。

小说

《一路狂奔》

吴敏

作品围绕都市报业大战这一特殊题材，以洛城都市报业大战为背景，以冷丰、常江等人挽救《洛城都市报》在发行市场上节节败退的命运而展开的绝地反攻为主线，全面再现了现代都市报业大战鲜为人知的内幕和发行大军悲欢交集的情感命运。作者以亲历者的视角和切肤之痛，用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勾勒出了现代都市报业大战波澜壮阔却又无比惨烈的真实场景，尤其是书中关于报刊发行员在现实生活泥潭里的血泪挣扎，苦闷卑微的情感生活和曲折坎坷的命运的描写，令人震惊，心心痛惜却又深感无能为力。原来这群长年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貌似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后，真实的遭遇却是如此触目惊心。这部带着强烈纪实意味的“非虚构”作品，无疑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现代报业发行大战的“战地日记”，更是当下生活的一道鲜活剪影。

随笔

遥想汉代春晚

张健莹

又到了除夕倒计时，又到了人们翘首以盼春晚的时候。每每这个时候，我总是把汉画像砖乐舞百戏的拓片放在眼前，一张张翻看，想象汉代的“春晚”。汉代有春晚吗？即使不像如今春晚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气派，这样的倾力打造，又全国亿万观众海内外华侨同胞同时观看，汉代的除夕总是有番庆祝活动的。汉代的歌舞、角抵戏、杂技、幻术、武术、马术这些活动都很兴盛，上到宫廷，下到百姓，或节庆或典礼活动都离不开乐舞百戏的助兴。史书记载：“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只是作角抵戏，就三百里内的观众聚集，想必是人山人海，观者如潮了，何况是一年一度的除夕呢。汉代的春晚分散在很多会场，总是平时乡亲聚会的地方。男女老少是早早起来的，远道而来的乡亲们会带上火把，回去天黑，路要照亮呢。欢庆活动开始，只听到鼓声惊天动地响起来，紧接着有数头骏马奔驰而上，马术者在马上时而站立，时而躺倒，时而钻到马肚子下，时而又在马上倒立，一时气氛紧张热烈，令观者唏嘘感叹。紧张过后，是女子的长袖舞，只见舞者梳高髻，着彩衣，舞长袖，扭细腰，且歌且舞，且舞且歌……鼓声还在铿锵，刚刚是跟马术同台的建鼓马术，此时又成了和长袖合演的节目，鼓上的流苏飘飘洒洒，舞动的长袖袅袅婷婷。擂鼓的人舞动鼓槌，也似舞蹈，身姿彪悍，舞姿爽朗。建鼓和长袖互动，延续着场上的热烈。像是不够尽兴，有人上来对舞，又有很多人上来群舞，一时间长袖交横，很好看。忽然又出现男男女女簇拥着一个女舞者上场，女舞者依旧长袖飘飘，脚下有七个盘子，女舞者在这七个盘子上轻轻跳跃，时缓时急，掀起观众的心此起彼伏，待在地上站稳，做平衡造型，观众长出一口气。此时一男飞丸者上场，数个飞丸迅速在手上转换，让人目不暇接。飞丸者和女舞者姿态相互呼应交流，平添了几分惊险。虽然知道是有惊无险，观众们还是兴趣盎然，目光追逐着舞者，须臾不离。一个盘子上站稳，还有一个盘子要跳跃，循环往复，观众不亦乐乎，正精彩时，有几个赤膊的大肚子俳優上场，他们来插科打诨，说笑话滑稽来了，刚刚上场就把乡亲们逗得笑不拢嘴，笑弯了腰。嬉笑完了，还得有新玩意儿，那就该角抵戏上场了，表演的还是百看不厌的《东海黄



竹林摄影 刘家人

“唉，”董掌柜摇摇头，叹道，“小伙子呀，不是阿拉不肯收你，是这条街上没人肯收你。” 顺安愕然：“为什么？” 伙计阴阳怪气：“真没见过介拎不清的人嘴！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能打洞，晓得不？你一家世代开戏班为生，你天生是个唱戏的！” “小伙子，”董掌柜顺势接道，“回去向你阿爸、姆妈学戏文吧，那里面学问不少，也有远大前程哩！” 顺安急赤白脸，抗辩道：“董掌柜，我不想学唱戏，我只想学做生意！” “嘿，”阿青语气揶揄，“甫少东家，当戏子不是蛮好的嘛，台下虽说低贱，台上却是尊贵，在戏台上一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任由你做去，这才叫洒脱人生哩！” 顺安恨恨地白他一眼，心里窝火，但在这节骨眼上，又不便发作。“啧啧，”阿青越发放开了，“放着金饭碗不端，这不是犯傻吗？戏子虽说低贱点，可洋

记错了，谢小姐亲正！” “嘻嘻，本小姐做的就是这个。记错了就受罚。伸手吧！” 挺举叹服地闭上眼睛，伸出手来。 葛荔扬起柳条，正要打他掌心，远处有人大叫：“快来看呀，茂昌典当行人打架喽！” 人群大乱，有人跑向茂昌行，有人仍围在这里。 听到“茂昌典当行”几个字，挺举打个惊怔，猛地想起顺安，这也顾不上葛荔了，撒腿就朝那个方向飞跑。 葛荔反应过来：“死滑头，哪里逃去？” 葛荔当行前的市面上，阿黄几人早将顺安推倒在地，轮番踢打。顺安疯狂反抗，无奈是寡不敌众。 人们越围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将他们几人裹在街中心。 阿青站在旁边，一边指挥打人，一边招徕起哄：“兄弟们，打死这个狗杂种，让他记住他是哪儿贱！” 朝众人挥胳膊大叫，“老少爷们，快来看，街

没？”指着碧瑶，“这位小姐讲了，这人该打，因为他是个下贱的小偷！打呀，打死这个下贱小偷！” 阿黄一脚踢在顺安腮帮上，当下就有鲜血沿顺安的嘴角流出。 顺安仇恨的目光射向碧瑶，攥足力气，呸地朝她猛吐一口。一团血污直直地落在碧瑶的一身新旗袍上。 碧瑶浑然不知，不无兴奋地对秋红道：“秋红，听见没，这个小偷生了豹子胆，竟然偷咱家当铺。董掌柜哩？快叫他来！” 秋红正要离开，一眼看到血污，惊呆了：“小姐，你的旗袍！” 碧瑶低头一看，花容失色：“天哪，我的新旗袍！” 阿青幸灾乐祸道：“小姐，这贱人是故意吐你的！” 碧瑶气得脸色煞白，跺脚大叫：“这个死贱人，打！打！打死他！” 阿青大叫：“你们几个愣啥哩？小姐讲了，打死他，打死这个贱小偷！”

连载

第一商会



杏眼，脸上现出坏笑，“嘻嘻嘻，我的生员大人，”不无得意地扬扬柳条，“是‘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不是‘刚！’” 见她竟有这般本领，众人皆是惊惶，人群不安地骚动。 挺举亦是惊愕，“不可置信地望着她，连连拱手：“是在下